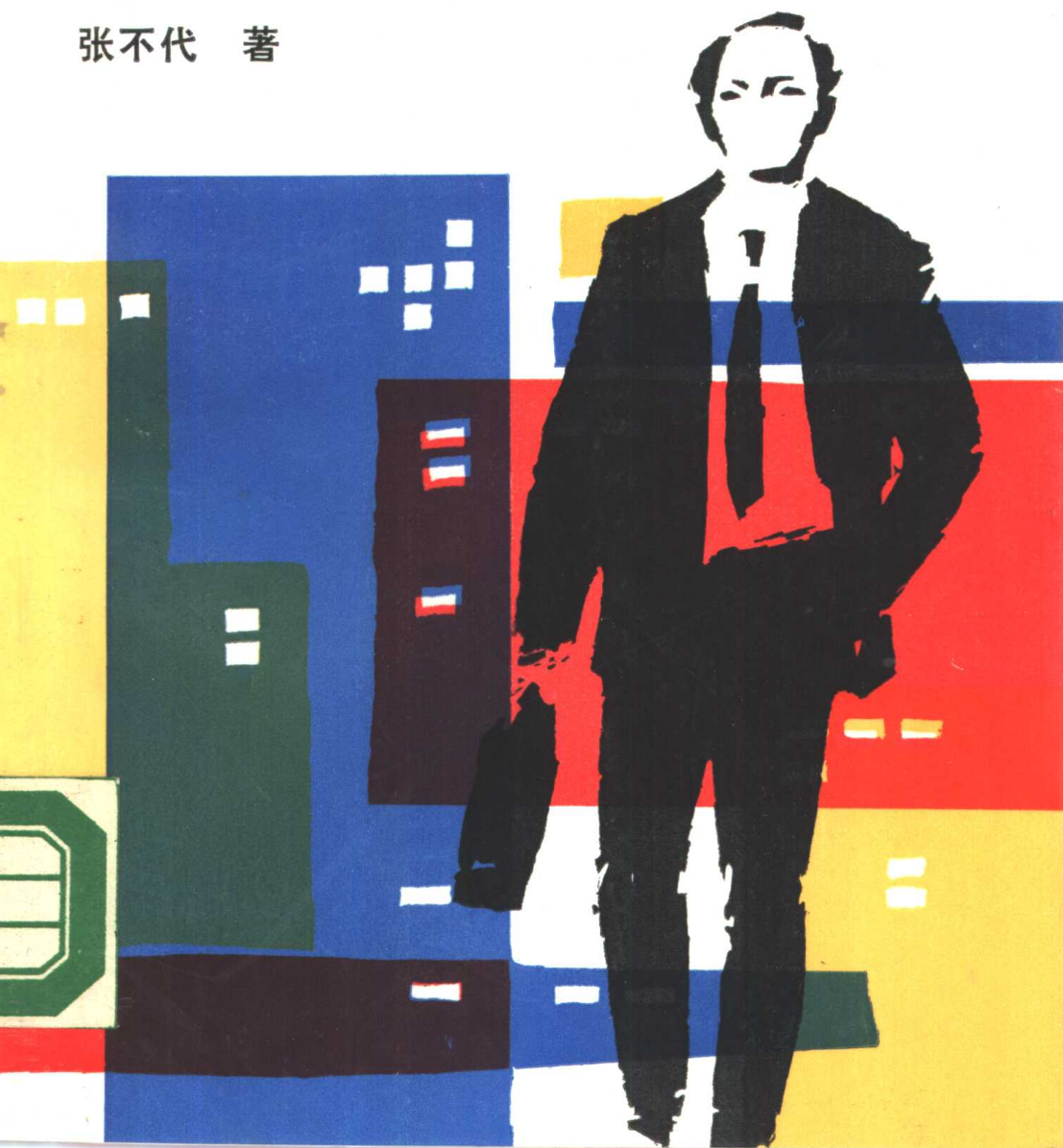


“野心家”内阁

张不代 著



“野心家”内阁

张不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野心家”内阁

张不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43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920册

*

ISBN 7-5059-1329-8/I·944 定价：3.10

良心的告白

——《野心家内阁》自序

(一)

近两年报告文学在作者们心目中大涨价，而在读者们心目中大掉价。其中缘由之一，是报告文学的商品化。报告文学一经商品化，不能不干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这是报告文学的堕落。

(二)

金钱是个好东西，是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金钱是个坏东西，也是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其实，在倒与不倒，在如何倒和如何不倒的选择面前，金钱是无所谓好坏的。

好坏的是人的灵魂是否标价。

本人亦一俗徒，也常被金钱诱惑，但终究没出卖过灵魂。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三)

所以，本人敢于在读者还未读这部书所收的作品之前，

郑重申明：这些作品没有一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

(四)

至于对这些作品本身好坏优劣如何评价，读者自可自由评论。就作者自己看，傻、大、黑、粗，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那缺点都是明显的。真是惭愧之致。不过聊以自慰的是，这至少是时代某种程度的真实记录，或者是作者本人对时事的某种真实认识的记录。

(五)

还须要说的一点是，此书所收作品大都写于1980年——1984年间，作品所涉及到人事看法，无不带有作者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作为历史的真实，此次收集时一概保留原样。至于作品中所写人物的后来的起落沉浮，作者也是不可能在当时预料的。敬希读者不以现实而苛责历史。

(六)

此集中有的作品，曾经得过几种文学奖，有的曾在当时引起过广泛的社会反响，如作为书名的那篇《野心家内阁》，现亦予说明。并非自我炫耀，而在于稟实。另外，《好一朵茉莉花》《黑马王子》《“未来作家”悲剧》等三篇，分别是同魏国强、刘浏、苟志坚三同志合作，特此说明。

(七)

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同志对这部书出版的支持。感

谢陈仁友老对这部书的出版鼎力支持，陈老已是第二次做我书的责任编辑了。

作 者

1990.2.23于太原。

目 次

良心的告白	
“野心家”内阁·····	1
温暖而严厉的爱·····	62
张秋生的伙伴们·····	69
希望，并不在地平线上··	75
犟凤·····	90
笑的变迁记·····	98
静悄悄的革命·····	106
岩鹰·····	126
“东亚一号”传奇·····	145
好一朵茉莉花·····	163
灵丘有个乔新盛·····	175
李三毛眼·····	181
黑马王子·····	187
系在人们心上的红领巾··	197
李让应的故事·····	204
“未来作家”的悲剧····	207

“野心家”内阁

一 野心由来

时势造英雄，英雄促时势。哪个英雄没雄心？但，雄心，常常被称之为：野心！

“野心”此词，从语义学的角度作何解释？我不清楚。但多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纲举目张的政治运动风云，迭出无穷，波浪起伏，变幻莫测，在人们心灵的辞典上，“野心”是一个奇诡诡诈的词，几乎无不同“阴谋”“投机”“篡权”紧密相连的。因此，人们对“野心”讳莫如深，生怕在名声上沾“野心”的边，如果沾上了，也要费尽心机洗刷掉。那千方百计的洗刷手段，有的倒不免充斥着十足的“投机”和“阴谋”的味道。

其实，现实生活既可称之为“五味瓶”，也可说是“万花筒”。任何观念形态的东西，一旦进入了现实生活领域，就显示出各不相同的色与味了。抽象这个“瓶”与“筒”可以装各种形象的“酒”与“花”。“野心”这个概念的内容也是因时因地，特别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民间传说中的狐精，有的看作狡诈之魅，有的看作智慧女神……

醉翁之意不在酒。

作者这里明告：之所以要对“野心”作一番辩证，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人们既怕沾“野心”之名，又常以“野心”之冠（俗称帽子）抛向他人。那动机自然是复杂的，但出于一私之利、一私之见的，并非鲜见矣哉。就拿我国最近几年时势中发生的时事来说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以农村为开端，接着“农村包围城市”，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一场才刚刚显示着其伟大性和深刻性的历史变革，势如破竹，必将向其更深度和更广度发展。多少有志、有识、有胆、有略、有才之士，遵照党的指示，站在时代前列，砥柱中流，高举“责任”的旗帜，在各自的战线、各自的单位、各自的岗位，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开辟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②新生面，英气勃勃，著绩昭昭。可以说，他们是伟大祖国从昨天走向明天的桥，担历史使命于双肩，恃时代风雷于胸臆。可是，他们却常常遭遇不知从哪一孔防空洞里抛出来的“野心家”帽子的冷袭，什么“野心勃勃”啦，什么“捞取稻草”啦云云，压头盖脑，恶语阵阵。有的被中伤倒地，有的竟至罹祸。照此看来，这“野心”实则与“雄心”同义；这样的“野心家”，实则是中华民族中兴大业的脊梁。此“家”愈多，国家愈幸。他们的事迹，当以黄钟大吕，谱长歌而风扬，披管弦而传唱。

闲言道罢，书归正传。

这篇《“野心家”内阁》的主人公，当他初次被称之为“野心家”时，才不过二十多岁，黄毛虽脱，乳气未干。不过，此处需要注明的是：第一次抛给他“野心家”帽子的那个人，并非出于恶意打击之心，说来那是很有意思的——不

但没有恶意，反而是出于对怜爱者的慷慨“加冕”的美意。

救难之神

风起青苹之末。

谁能想到，三年之后的那颗具有强烈冲击波和光辐射的“新闻原子弹”，会引爆在小县城西南一隅的这座破烂不堪、微不足道的轧钢厂！

公元1979年8月的一天。

耀眼的太阳象金子。

S书记走进他的“书记办公室”，照例先泡起一杯浓茶，点起一支香烟。然而，却没有照例坐在办公椅上漫不经心地再随便翻开桌上一张昨天已经看过的《参考消息》，或者别的什么报纸，也没有照例喊来通讯员，把下面哪一位干部或工人找来，然后拉着长腔说：“怎么样？听到有什么反映啊？”而是一进门就径直走到窗户边，拉上了窗帘。要是说嫌射进窗玻璃的阳光太刺眼，倒不如说此刻他的心情太阴沉。这是S书记开始要“生”病的症候——这也是惯例，S书记一定又遇到挠头的事情。

是的，轧钢厂一至七月份竟亏损8万元！

唉，8万！8万！国家投资186万元的这个县营企业，如果这样赔下去，我这个书记……唉！

S书记年过半百，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几岁就开始挑大梁——当县工业局副局长，擅长政治鼓动，曾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也为建设这座轧钢厂出过大力（并因而拿到个“经济师”职称）。S书记以

机敏过人而著称，几十年来，迂回曲折的政治风浪，关山重重，S书记都能化险为夷。可现在？唉！别小看这个小小轧钢厂，对于这个小县份来说，可是财政收入的台柱子企业啊！透过窗帘没遮严的窗玻璃，S书记看着厂区堆积如山的废品、蓬蒿中横七竖八的原料钢锭，特别是那些无精打彩、说是上班实则在游哉悠哉涣散的工人们，眉宇间不由皱起疙瘩。“妈呀！”他暗暗叫苦，一手顺手拿起桌上一截干丝瓜瓤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搓起来，骤然间觉得全身奇痒。其实，他只患着一种皮肤病——那是一种因局部缺少酪氨酸酶，黑色素颗粒分泌异常而引起的皮肤色素脱失的斑症，患者除自觉不雅观外，并无任何自觉痒痒症状，也无损健康的。

门开了。

S书记以一个病状艰难的转身动作，从椅子上扭过头来。唉，是他！这个楞小子！前几天，钢厂亏损的消息刚刚传开，就是他指着几位领导的鼻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叫：

“我看钢厂倒灶就倒灶在你们这些家伙身上！”

“有什么事？”S书记懒洋洋地又带几分不悦地问道。

进来的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中等个儿，白净面皮，四方脸庞，眉清目秀，棱角分明。属于那种漂亮小伙子一流。小伙子驻足为桩地站在老书记面前，话语的每个字，仿佛是从紧咬着的牙关里挤掉下来的钢珠儿。

“把轧钢车间给我！”

“你？你！你……能行？！”

S书记突然从椅子上弹立起来，眼睛为之一亮。

“对！我——行！”

“十二月份大检修，九至十一月三个月，你能给我拿下”

2500吨？”

“2500吨？不！拿3000吨，凑个整数！”

“真的？你……”

“用不着多说啦！拿不下3000吨，我自己进监狱，也用不着你扛铺盖。”

“秋生，你真行！你真……”

S书记眉开眼笑，忘了再病，急忙拉开窗帘，正要招呼小伙子落座，一回头，发现人已经走了。“这个楞小子！”S书记觉得有点扫兴，不无怜爱地骂了一句，但还是很兴奋。明媚的阳光照在他的和颜悦色的脸上。一切又恢复常态：浓茶，香烟，报纸……

秋生，姓张。时26岁。高中文化程度。也算得上轧钢厂的“开国元老”——1970年10月建厂时进厂。1975年8月份以前——即轧钢厂正式投产前，曾先后到长治钢铁厂、太原钢铁公司学习轧钢及设备的安装、加工、维修，他懂得轧钢整个流程的全套工艺，又参加过全厂所有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调试，并担任过好长一段时间维修车间负责人。另外，从1972年起，他还担任着厂团支部书记和民兵指导员。他脾气暴烈，盛怒时敢抡起拳头，骂起人来也最难听。但轧钢厂的人们怕他又爱他，他刚正秉直，不徇私情，同时也最爱护人，他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担责任。1975年8月，他以工代干调厂部办公室搞人事劳资工作，又趁空学习研究起商品经济、劳动工资的形成为来。在这次主动要求到轧钢车间之前，他刚结束随省里一个冶金考察团到全国一些先进钢铁企业，考察工艺改革、劳动工资、岗位定员等二个多月，大开眼界。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党中央把《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的若干决定》(即第一个1号文件)交给全国广大农民讨论、试行,农业经济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起来时,张秋生就想,轧钢厂是否也可以搞个经济承包责任制?于是,人们发现: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五点钟起床,只穿一条裤衩,蹲在水龙头下进行冷水浴的张秋生,突然破坏了自定“法规”——好几天不洗冷水浴了。原来,他自禁斗室,日夜兼程,在赶制他的《襄汾县轧钢厂经济承包责任制方案(草案)》。可是,当他恭恭敬敬把方案向S书记等厂领导呈上,领导们却漫不经心地翻了翻,扔给他几乎是同样一句话:咱们是国营企业,哪能象农业搞那套东西?搞不好,政治方向要偏的。张秋生悻悻然,只好作罢。但他并没死心,“责任”二字在他心头仿佛生根,时时难以忘怀……

老实说,S书记是喜欢秋生的,秋生曾当过他的“保护神”。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在名扬全国的“襄汾县造反派头头大闹人代会、抢夺县长职位”事件中,由于派性,也由于“过于机敏”的S书记,其机敏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一些干部和群众给S书记上纲上线,划他人帮派体系,言辞之激烈,论罪之彻底,令老书记几乎吓破胆,整天一愁莫展,平素的十分机敏劲儿丧失净尽。几次,都是秋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中肯地评他功过。如今,轧钢厂遇到大难题——这是非同小可的大难题啊,亏损8万!尽管上上下下许多人对挂在厂部的那块“全国学大庆先进企业”大匾额的真实度,都心照不宣,都知道那是机敏过人的老书记“最最机敏”的杰作,但那毕竟是目前没人敢砸的一块金字招牌呀,可要亏损8万呢?不堪设想!不堪设想!现在好了,有秋生来“解难”。此时,S书记思绪潮涌,张秋生在他心目中不啻

大慈大悲的救难之神……

S书记品着茶，抽着烟……突然又象想起什么事，用拳头轻轻叩击着自己的脑门。这时，张秋生又掀帘而入。

“我要求把赵明管调回来！”

“什么？”S书记先是一怔，接着又做了个坚决的手势，“好吧，我调赵明管回厂！”

赵明管，何许人也？男，当时43岁，共产党员，亦为建厂元老之一，入厂前长期搞商业财贸的组织、流通工作，精通财务、供销。入厂以来一直负责厂供销科的工作。一个厂子家底多厚，明里暗里真真假假的生产大事，恐怕都躲不过供销科长的眼睛。就在轧钢厂评为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之后——即赵明管入厂的第六年头上，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一个公社去搞所谓“基本路线教育”。从此，他被闲置起来。一个企业要办好，产、供、销三环节的协调至关重要——张秋生如是想，并没有想到S书记此时胸中翻卷什么波浪。

“家伙！还要搭帮结伙！小野心家！嗯，赵明管……”

待张秋生走出办公室，S书记心里毫无恶意地骂了一句，笑眯眯地望着秋生的背影。

天气很明朗，象S书记此刻的心境。S书记叼烟在办公室踱着方步。猛的又停步。想起刚才被打断的思路——对了，那个楞小子已连续三次写过入党申请书，现在该考虑考虑了。但……S书记又踱起步子，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权衡什么？

是“欲取之先予之”吗？

二 投桃报李

以轧钢车间主任身份，厂共青团支部书记张秋生走马上任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九月的天是明朗的天。但轧钢厂人们心湖里倒映的天，却并不是明朗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野心勃勃的家伙”（自从张秋生提出下车间，许多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你能让轧钢厂翻个个儿？你可知道轧钢车间主任是何等重要角色？你可知道有多少人能“尿你那一套”？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绪，戴着什么样的有色眼镜看张秋生，人们那种共同的怀疑心情，绝非是毫无道理。

原来，襄汾轧钢厂只是一个200余名职工的小型国营企业。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基本上各半。当时名为分几个车间，实际上轧钢车间就有职工130多名，再除掉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的厂部机关人员和后勤人员，别的车间实际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因而，轧钢车间主任是轧钢厂实际上的“厂长”。那么，走马上任的张秋生面临的轧钢车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呢？这里暂不备述，有他张秋生怒发冲冠、暴跳如雷的时候哩。

9月1日，张秋生上任伊始，就在车间大会上颁布了他的“法规”。末了，他把手中的小笔记本一合，朝旁边的小桌子上一扔，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握成拳头擂着桌面，声色俱厉地大声说道：“大家好好干，出了问题我顶着，但谁要捣乱，你就是我亲娘老子，也别怪我六亲不认。散会！”

同张秋生差不多时间进厂的人都知道，“这小子可不是个

吃素的，他说到做到”。记得有一次他负责民兵军训，带队，跑步强行军。两位当排长的北京知青不尿这位小指导员，故意撒散兵同他捣蛋。他命令队伍停止行进，二话没说，把两位排长从队伍里揪出来，然后顺手从旁边石灰堆上掬一把石灰，划了两个石灰圈，命令二人罚站。直到队伍急跑二十里路，返回来，两个知青还站在石灰圈里垂泪。当然，对于张秋生的“说到做到”，也还有相当多的人不了解，或者不真正了解，或者不想了解甚至即使了解也因种种原因持“不吃素”态度的，例如那些自恃“有靠山而根子硬”者。好吧，来日方长，等着瞧吧！

轧钢车间沸腾起来。轧机飞转，马达轰鸣。在以后的日子里，张秋生自己也象一台开足的马达。每天，除只睡四个钟头外，他几乎在昼夜跟班作业、加料、烧炉、出钢、煨钢、粗轧、细轧、精整，他处处都干，处处都是一个干练的内行的示范。

9月份，拿下986吨。照这样的速度，三个月虽然拿不下他张秋生保证的3000吨，但拿老书记本人钦定的2500吨，不成问题。

S书记喜形于色。

S书记几乎每天都到车间转两次，笑咪咪地拍拍张秋生肩膀。

10月上旬的一天，张秋生突然被通知：参加党支部会议，要讨论通过他的入党问题。

会前，书记同张秋生有一段奇特而耐人寻味的谈话。现录于下：

“咱们关系不错，你要好好干，好好干！”

“关系不错，提提意见吧！”

“脾气太暴躁。”

“对！”

“做事太冒。”

“嗯——对！”

“……另外嘛，你有能力又有胆力……那么，入了党不是更厉害更硬气啦！啊！”

“那、那么为了入党，我就该啥也不敢干？我就该……”

“不不不，你好好干，要领会领导意图！咱们关系不错，我还能亏待你？……”

……………

谈话的中心议题难以捉摸，但投之以桃，希望报之以李，这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张秋生果然不负所望——

10月份轧钢1050吨；

11月份轧钢1100吨；

三个月共轧钢材3136吨，超过S书记要求的636吨，比他自己保证的还多136吨。除弥补了当年的亏损，还略有盈余。

时代进入八十年代。

1980年更是小小轧钢厂一个奇迹的年代，总产量达7739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年除上缴国家税利90多万元外，厂里还在提留资金里搞了饭厅、小卖部、招待所、供销楼等基本建设。

水涨船高。因张秋生下车间而如释重负、而无事一身轻的某些厂领导，面对这辉煌的成绩，也油然觉得自己“领导